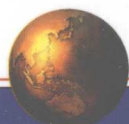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悲惨世界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悲惨世界

[法]雨 果 著

赵秀江 译

· (六)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其木格 索书辉
钱 萍 杨显文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204-05540-3



9 787204 055401 >

ISBN 7-204-05540-3/I · 1000

定价：598.00 元（全二十卷）



十六 长兄如何成了父亲

与此同时，在卢森堡公园中——戏剧的目光应当无所不在——有两个孩子手牵着手，一个大约有七岁，另一个五岁。雨水把他们淋湿了，他们在向阳一边的小径上走着，大的领着小的，他们衣衫褴褛，面色苍白，仿佛两只野雀。小的说：“我饿得很。”老大多少象个保护人了，左手牵着小弟弟，右手拿着一根小棍棒。

仅仅他们两人在花园里，花园没有一个人，铁栅栏门在起义期间根据警方的命令关闭了。里面宿营的部队已经离开迎战去了。

孩子们怎么会在这里的？这大概是从半掩着门的收容所里逃出来的；或许是从附近，从唐斐便门，或者天文台的了望台上，或从邻近的十字路口，那儿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三角门楣的装饰，上面写着“今天捡到一个布裹的婴儿”，从那里的卖艺的木棚子里逃出来的；也可能是头一天晚上关门时，他们躲过了看门人的目光，在阅报亭里度过了一宵？事实是他们在流浪，然而又好象非常自由。流浪好象很自由而就是无家可归。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确实已经没有归宿了。

读者应该不会忘记，这就是使伽弗洛什担忧的两个孩子——德纳第的孩子，曾借给马依当作吉诺曼先生的孩子，如今已经象无根的断枝上掉下来的落叶，被风卷着遍地乱滚。



他们的衣服，在马依家时是整洁的，那时对吉诺曼先生要交代得过去如今已残破不堪了。

这些孩子从此便列入“弃儿”统计表中，由警方查明，收容，走失，又在巴黎马路上找到了。

还得碰上今天这样混乱的场面，可怜的孩子才能来到公园。假如看门人发现了他们，肯定要撵走这些小化子，因为穷苦的孩子是不能进入公园的。其实人们应该想到，作为孩子，他们有权利欣赏鲜花。

幸亏关了铁门，他俩才能呆在里面。他们违犯了规定，溜进了公园，他们就在里面待下来。铁门虽关却不允许检查人员休息，检查人员仍被认为在继续进行检查，可是执行得懈怠而不严格。他们同样受到民众不安的影响，关心园外远要超过园内。他们不再检查花园，因而没有看见这两个犯有轻罪的小孩。

昨晚下了雨，今晨还飘了雨点。可是六月的骤雨不算一回事。暴雨过后一小时，人们很难察觉这美丽的艳阳天曾经流过泪。夏天的地面很快被晒干，就象孩子的面颊一样。

在这夏至时节，白天的太阳可以说是火辣辣的，它把一切都控制住了。它紧贴着伏在大地上，犹如在吮吸似的。太阳好象渴了，骤雨等于一杯水，一阵雨立刻被喝尽。清晨处处溪流纵横，中午却已扬起了灰尘。

没有什么比雨水打湿、阳光拭干的芳草更叫人喜欢的了，这是夏日的清新气息。花园和草地，根上有雨露，花上有阳光，同时成为散发出各种氤氲的香炉。一切在欢笑，歌唱，都在献出各自的芬芳，这让人感到一种甜蜜的陶醉。春天是暂时的天堂，阳



光使人变得坚韧有力。

有些人不再苛求，他们只要有蔚蓝的天空就会说：“这已经足够了！”他们沉湎在神奇的幻想中，对大自然的崇拜让他们在善与恶面前漠然处之，他们对宇宙沉思默想，然而对人却出奇地心不在焉，他们不明白，当人可以在树林中遐想自娱时，为什么还要为这些饥饿的人，那些干渴的人，要为冬天衣衫褴褛的穷人，要为因淋巴而背脊弯曲的孩子，要为陋榻、阁楼、地牢和在为破衣烂衫中哆嗦的姑娘们操心。这些安谧和不近人情的心灵，毫无怜悯心的自得其乐。让人惊奇的是，他们满足于无限的太空。而人的重大需求，那包含博爱的有限事物，他们却并不理解。为了有限所承认的进步，这一高贵的辛劳，他们不去想想。而这个不定限，是在无限和有限方面人与天的结合而产生的，他们也同样体会不到。只要能与无极相对，他们就会微笑。他们从不感到欢乐，但经常心醉神迷。自甘沉溺其中，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只是断篇残简，完整并不在此，真正的万有在外界，何必为人的这类琐事操心？人有痛苦，这十分可能，但请看这颗红星升起了！母亲没有奶水，新生儿濒于死亡，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请你察看一下显微镜下枫树的截断面所形成的奇妙的圆花形！你把最美丽的精致花边拿来比比看！这些思想家忘记了爱。黄道带竟使他们专心到看不见孩子在哭泣。上帝使他们见不到灵魂。这是某种思想家的类型，既伟大又渺小。贺拉斯是如此，歌德是如此，拉封丹可能也是如此；对待无限堂堂一表的利己主义，对疾苦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天气晴朗就看不见尼禄，太阳可以为他们遮住火刑台，望着断头台行刑时还



在寻找光线的效果，他们听不见叫喊、啜泣、断气的喘息声，也听不见警钟，对他们来说，只要存在五月，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只要头上有金黄和绛紫色的云彩，他们就感到心满意足，并决心享乐直至星光消逝，鸟儿不再啾鸣为止。

他们是光辉灿烂中的黑暗。他们并没猜想到自己是可怜虫。无疑地他们就是如此。谁没有同情之泪也就是一无所见。我们应当赞美并怜悯他们，正如我们既怜悯又赞美一个同时是黑夜又是白昼的人，在他们的眉毛下面没有眼睛，只有一颗星星在额上。

思想家的冷酷，照某些人看来，这才是一种精深的哲学。就算这样，但在这种精深中有着欠缺的一面。一个人可以是不朽的，然而又是跛子，伏尔泰就是一个明证。人可以高人一筹，也有低人一等的地方。大自然中存在着无限的不完整的现象，谁知道太阳是否盲目呢？

那么该怎么办？信赖谁呢？谁敢说太阳虚假呢？某些天才，某些杰出的人，那些星官们也会失误？那个在上空，在顶端，在最高峰，也在天顶上的东西，它送给大地无穷光明，但是它看见的很少，看不清或者完全看不见？这难道不让人感到沮丧？不对。在太阳之上究竟还有什么？有上帝。

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卢森堡公园杳无人迹，景色美丽。排成梅花形的树木和花坛在阳光下发出芬芳的气息和夺目的色彩。所有的树枝都在正午的烈日下好象都在高兴地相互拥抱。埃及无花果树丛中莺群一片啾啾，麻雀在唱凯歌，啄木鸟爬土板栗树用嘴在树皮的窟窿里啄着。花坛接受了百合花的合法王位，最尊贵的馨香出自洁白的颜色。石竹花的芬芳在空气



中弥漫，玛丽·德·梅迪契的老白嘴鸦在大树林里谈情说爱。阳光在郁金香上飞金贴紫，使它们发出火光，简直就是一朵五光十色的火焰。蜜蜂在所有的郁金香花坛四周忙乱地飞旋，就如火花上的火星，连同即将到来的阵雨，所有这一切都是艳丽的，喜气洋溢的；这一再滋润的雨水，铃兰和金银花正可受益而无须惊慌害怕！燕子低飞显示了一种可爱的威胁，这里万物都浸沉在幸福里，生命是如此的美好，整个自然界处于真诚、救助、支援、父爱、温存和曙光里。从天而降的思想就如同我们吻着孩子的小手那般温柔。

树木下的石像，洁白而裸露，透过阳光的照射，树荫给它们裹上了一件衣衫；这些女神身上光线明暗不一，而四周全是光线。大水池四周，地干得象是烤焦了一样。常常刮风使得到处都是尘土。晚秋的几片黄叶在欢快地相互追逐，就象野孩子在嬉戏一样。

到处一片光明，令人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慰藉。生命、树液、暑热和香气都在涌溢；在宇宙万象中我们体会到那种巨大的源泉；在这充满了爱的微风中，在这往复的反响和反射中，在这任意挥霍的阳光中，在这无限倾泻的金色流体中，让我们感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这瑰丽如火的帷幕后面，我们瞥见了主宰亿万星辰的上帝。

真感谢细沙，这里没有一点泥迹；幸亏雨露，这里没有一粒灰尘。花束洗涤一净；所有幻成花形从地下冒出来的丝绒、绫缎、彩釉和黄金都毫无瑕疵。这种华丽是完美无缺的。园林浸沉在一片欢悦的大自然的静谧里。一种只有天上才能有的幽静与千



万种音乐融洽共存，鸟巢中的咕咕声，蜂群的嗡嗡声和风的飒飒声。这个季节所有的音响和谐地合成一个完美的协奏曲；春季的物候秩序井井有条，丁香凋谢了，茉莉迎上来；有些花要迟开，有些昆虫却来得十分早；六月红蝶的先锋队和五月白蝶的后卫队亲如兄弟。梧桐换上新装。和风使高大华丽的栗树丛此起彼伏，气势雄伟。附近兵营的一个老兵在铁栅栏门外看着说：“这是一个披坚执锐全副戎装的春天。”

整个自然界在进餐，万物已就席。时间到了，大幅的蓝帷幕张挂在天上，宽阔的绿桌布铺陈在地下。阳光灿烂。上帝供全世界就餐，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饲料或糕点。野鸽找到了大麻子，燕雀找到了小米，金翅鸟找到了繁缕，知更鸟找到了蛆虫，蜜蜂找到了花朵，苍蝇找到了纤毛虫，翠鸟找到了苍蝇。它们之间多少存在着相互吞噬的现象，是善和恶神秘的混合，但是它们没有一个肚子是空的。

两个被遗弃的孩子来到大池旁，阳光令他们有点昏昏沉沉，他们无法躲藏，这是穷人和弱者在豪华面前的本能畏缩，尽管不是在人前，所以他们躲在天鹅棚后面。

这儿那儿，在顺风时，能够断续模糊地听见叫喊声、嘈杂声和一种喧闹的嗒嗒声，这就是机枪在响；还有低沉的击拍声，这就是在开炮。菜市场那边的屋顶上冒着烟。一个好似呼唤的钟声在远处回响。

这两个孩子好象听不见这些响声。小的那个不时轻声说：“我肚子饿。”

几乎跟这两个孩子同时，另外一对也走近了大水池；一个五



十岁光景的老人牵着一个六岁的小娃娃，这可能是父子俩。一块大蛋糕拿在这六岁的小孩手中。

在这段时期，在夫人街和唐斐街上有一些沿河的房屋，配备了卢森堡公园的钥匙，当公园的铁栅栏关闭时，房客们可以利用它进入园中。后来取消了这种特许。父子俩大概是从一幢这样的房子里出来的。

两个穷孩子望见“绅士”走来，便躲得更隐蔽了。

这是个有产者。或许就是马吕斯在热恋时期碰到的那个人。他曾听到他在这大池旁教训儿子“一切事情不能过分”。他的态度和蔼而高傲，有一张合不拢的嘴，老是在笑。这机械的笑容出自牙床大，包不住，露出的是牙齿而不是心灵。孩子拿着被吃剩的蛋糕，仿佛已吃撑了。由于处于动乱时期，孩子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服装；父亲仍是有产者的打扮，而这是为了谨慎起见。

父子俩停在两只天鹅戏水的大池旁，这个有产者好象特别欣赏天鹅，他在走路方面与它们也很象。

这时天鹅正在游泳，这是它们的专长，游的姿态非常优美。

假如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注意听了，并也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他们就会听见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所说的话。父亲对儿子说：

“贤蕃活着满足于无所求。看着我，我的儿子，我不追求奢华。从来不会有人见到我穿着缀有金片或者宝石的衣服，我把这些假的光彩让给那些头脑有缺陷的人。”

这时来自菜市场方面的沉闷的呼叫声、钟声和嘈杂的声音同时更响了。

“这是什么？”孩子问。



父亲回答说：

“这是庆丰收的土神节。”

突然间，他看见了这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纹丝不动地站在天鹅的绿色小屋后面。

“这正是开始。”他说。

停了一会儿，他补上一句话：

“无政府状态进入了公园。”

这时儿子咬了口蛋糕，又把它吐出来，忽然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父亲问。

“我并不饿，”孩子说。

父亲的笑容更加明显了：

“点心不是非等饿了才吃的。”

“我不喜欢这块糕点，它已经不新鲜了。”

“你不要了？”

“不要了。”

父亲对他指指天鹅。

“丢给这些有蹼的鸟吧！”

孩子犹豫着。他不要糕点，但是没有理由要把它送掉。

父亲继续说：

“要仁慈，对动物应当有同情心。”

于是他从儿子那儿拿来糕点，把它丢进水池。蛋糕掉在离岸很近的水里。

天鹅在距离较远的池中心忙着吃捕获的东西。它们既没看见这个有产者，也没看见蛋糕。



这个有产者感到糕点有白丢的危险，对白白的浪费觉得痛心，就设法现出一种焦急的样子，结果却引起了天鹅的注意。

它们看见水面上漂浮着一样什么，因此就象帆船似的转舵慢慢地游向蛋糕，不失这种白色珍禽应有的高贵气派。

“天鹅领会了这些手势。”这个有产者说，为自己的俏皮话得意非凡。

这时城中的骚乱忽然又增强起来，变得更为凄厉。几阵风吹来，要比别的更能说明情况。现在能听到清晰的战鼓声、叫嚣声、小分队的枪声，沉郁的警钟和炮声在互相呼应。这时一团乌云突然遮住了太阳。

天鹅还没游到蛋糕那儿。

“我们回去吧，”父亲说，“他们在进攻杜伊勒里宫，”他抓住儿子的手，又说：

“从杜伊勒里宫到卢森堡，只有王位到爵位的距离，这不算远。枪声将如骤雨。”

他看了一眼乌云。

“可能雨也要下了，天也加了进来，王朝的宗支完了。快回家吧！”

“我想要看天鹅吃蛋糕。”孩子说。

父亲回答：

“这太危险了。”

因此他把小有产者带走了。

孩子舍不得天鹅，向大池不住地回头望，直至梅花形排列的树木在拐角处遮住了他的视线为止。



与天鹅同时，这时候两个小流浪者也走近了蛋糕。糕点浮在水面上，小的那个眼睁睁地望着，另一个却望着走开的有产者。

父亲和儿子走上了弯弯曲曲的小路，这条路是通往夫人街那边树丛密集的宽大的梯级那里。

当不再看到他们时，大孩子马上趴在水池的圆边上，左手抓住边缘，俯身在水上，几乎要掉下去，他用另一只手伸出棍子接近蛋糕。天鹅看见对手，动作就加快了，它们的前胸快速移动，对小渔夫产生了有利的效果，水在天鹅前面向后流，一圈荡漾着的波纹把糕点推向孩子的棍棒。天鹅刚刚游到，棍子也正好碰到蛋糕。孩子用一个快速动作来拨蛋糕，他把天鹅吓走了，抓住蛋糕后就站起来。蛋糕浸湿了，但是他们又饥又渴。大孩子把糕一分二，一大一小，自己拿小的，把大点的那一半给了弟弟，并对他说：

“拿去吃吧。”

十七 “已死的父亲等待将死的孩子”

马吕斯冲出街垒，公白飞跟着他。可惜太迟了，伽弗洛什已经死去。公白飞抢回了那篮子弹，马吕斯抱回了孩子。

唉！他心中想，那个父亲为他父亲所做的，他要在儿子身上报答，可是德纳第救回了他活的父亲。他呢？他抱回来的却是死孩子。

当马吕斯抱着伽弗洛什走进棱堡时，他犹如那孩子一样，脸



上也是血淋淋的。

他正弯腰抱伽弗洛什时，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头盖骨，他却没有发觉。

公白飞解下他的领带，包扎马吕斯的额头。

大家把伽弗洛什放在停放马白夫的那张桌子上，并且用一块黑纱把两个身子盖住，一老一少刚刚够用。

公白飞把他取回的篮子里的子弹给大家分发了。

这样每人就得到了十五发。

冉阿让仍待在老地方，纹丝不动地坐在他的界石上。在公白飞递给他十五发子弹时，他摇了摇头。

“这儿有个少见的古怪人，”公白飞轻声对安灼拉说，“他竟然在街垒中不作战。”

“这并不阻碍他保卫街垒，”安灼拉说。

“有一些奇怪的英雄，”公白飞回答。

古费拉克听到后，加了一句：

“他和马白夫老爹不是一类的。”

值得指出一件事，向街垒射来的火力对内部影响很小。没有经历过这种旋风式战斗的人，不能理解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还能有宁静的时刻。人们走来走去，随意聊天，开着玩笑，轻轻松松。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听见一个战士在霰弹声中朝他说：“我们好象是单身汉在进午餐。”麻厂街的棱堡，我们再重复一遍，内部看起来确实很镇定。一切演变和各个阶段都已经完成或者即将结束，处境已从危急变为可怕，从可怕大概要演变成绝望。随着处境逐渐变得惨淡，英雄们的光芒把街垒映得越来越红。安灼



拉严肃地坐镇街垒，他的姿势正如一个年轻的斯巴达人，他发誓要把光秃秃的剑奉献给忧郁的天才埃比陀达斯。

公白飞的腰间围着围腰，在包扎伤员。博须埃和弗以伊用伽弗洛什从排长尸体上取来的火药罐里的火药在做子弹。博须埃对弗以伊说道：“我们不久就要乘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星球去了。”古费拉克犹如一个少女在细心地整理她的针线盒一样，在几块他拾来放在安灼拉旁边的铺路石上安放了排列一整套军械：他的剑杖、他的枪、两支马枪和一支手枪。冉阿让不吱声，看着他对面的墙。一个工人用细绳把于什鲁大妈的大草帽拴在头上，他说：“免得中暑。”艾克斯苦古尔德地方的年轻人愉快地在闲谈，好象急着要最后一次说说家乡的土话似的。若李将于什鲁寡妇的镜子从钩子取下来察看自己的舌头。几个战士在抽屉中找到了一些快要发霉的面包皮，贪婪地吃着。马吕斯在发愁，他的父亲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十八 秃鹫成为猎物

我们应详细说一下街垒里所特有的心理状态。一切和这次惊人的巷战有关的特征都不该遗漏。

不论我们提到的内部安谧有多么奇特，这街垒，对里面的人而言，仍然是一种幻影。

在内战中有一种启示，一切未知世界的烟雾混在这凶猛的烈火中，革命犹如斯芬克司，谁经历过一次街垒战，就等于做了一



个梦。

这些地方给人的感觉，我们已经在述及马吕斯时指出了，我们还会看到它的后果，它超出了人的生活而又不象人的生活。一走出街垒，人们就不知刚才在那里究竟见到过什么。当时人变得非常可怕，但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周围充满了人脸上表现出来的战斗思想，头脑中充满了未来的光明。那儿有躺着的尸体和站着的鬼魂。时间长极了，如永恒一样。人在死之中生活。许多影子走过去了，这是什么？人们见到了带血的手；这里有一种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但是也有一种骇人的沉默；有张口喊叫的，也有张口不出声的；人是在烟雾中，或许是在黑夜中。人好象感到已经触到了不可知的深渊中险恶的淤泥；人看着自己指甲上某种红色的东西，其余全都回忆不起来了。

让我们再回到麻厂街。

忽然在两次炮火齐射间，他们听见远处的钟声在报时。

“这是中午，”公白飞说。

十二响还未打完，安灼拉笔直站了起来，在街垒顶上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把铺路石搬进楼房，沿着窗台和阁楼的窗户排齐。一半的人拿枪，一半的人搬石头。时间已经刻不容缓了。”

一组消防队员，扛着斧子，形成战斗队形在街的末头出现了。

无疑的这是一个纵队的前列。什么纵队？肯定是突击纵队，消防队奉命摧毁这座街垒，所以总得行动在负责攀登的士兵之前。